

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

#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

胡玉縉撰 王欣夫輯

下 冊

中 華 書 局

##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

(全二冊)

胡玉緒撰 王欣夫輯

\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\*

787×1092毫米 1/32·60印張·8插頁·1,129,000字

1964年1月第1版

1964年1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2,300 定價：(9)8.20元

統一書號：17018·516 63.12.11型

##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卷三十一

### 天文算法類

#### 六經天文編二卷

此編雖以天文爲名而不專主於星象，凡陰陽、五行、風雨以及卦義悉彙集之，採錄先儒經說爲多，義有未備，則旁涉史志以明之。

陸氏儀顧堂題跋云：“史志之外，兼及素問、易通卦驗、乾鑿度、春秋緯文耀鉤、王氏運氣論、參同契、大衍曆議、皇極經世、楚辭、天問注、解頤新語、楊泉物理論、稗雅、洪興祖楚辭注、天文錄、杜佑通典諸書。所採經說，漢、唐惟鄭司農、鄭康成、虞仲翔、馬扶風、何承天、劉光伯、祖沖之、孔沖遠數家，餘皆宋儒之說也。”

#### 原本革象新書五卷

其書自王禕刪潤之後，世所行者皆禕本，趙氏原本遂佚，惟永樂大典所載，與禕本參校互有異同，知姚廣孝編纂之時所據猶爲舊帙。

錢大昕養新錄云：“革象新書元槧本，門人三衢章潛纂輯，

不分卷，每葉廿六行，行廿四字，王禕刪本，其篇目前後，與此互異。王序謂其書有推步、立成諸篇，皆載占驗之術，今檢此本初無之，豈王所見別有一本耶？邵康節元會運世之數，後儒莫敢異議，獨緣督譏其不可準，謂以諸家術求皇極之元，不特七政無總會之事，抑且散亂無倫，此真通人之論，非精於推步者不能知，非胸有定見者不能言也。”

### 乾坤體義二卷

利瑪竇，西洋人，萬曆中，航海至廣東。

案瑪竇字西泰，意大利亞人，萬曆九年辛巳至廣東香山。  
奧。

### 五曹算經五卷

今散見永樂大典內者甄鸞、韓延、李淳風之注，雖亦散佚，而經文則逐條完善。

瞿氏目錄有影鈔宋本。

### 數學九章十八卷

九韶始末未詳？惟據原序，自稱其籍曰魯郡，然序題淳祐七年，魯郡已久入於元，九韶蓋署其祖貫，未詳實爲何許人也？今即永樂大典所載，於其誤者正之，疏者辨之，顛倒者次第之。

錢大昕養新錄云：“考直齋書錄有數術大略九卷，魯郡秦九韶道古撰，前二卷大衍、天時二類，於治曆測天爲詳，癸辛雜識又作數學大略，蓋即此書而異其名耳。直齋所錄崇天、紀元二曆，云‘近得之蜀人秦九韶道古’，然則九韶

先世蓋魯人而家於蜀者也。李梅亭集有回秦縣尉九韶謝差校正啓云：‘善繼人志，嘗爲黃素之校讐，肯從吾游，小試丹鉛之點勘’，秦少游元祐中嘗校對黃本書籍，九韶豈其苗裔耶？李梅亭嘗爲成都漕，九韶差校正當在其時，任何縣尉？則無可考矣。嘉熙以後，蜀土陷沒，寄居東南，故得與直齋往還也。予又考景定建康志得二事：其一通判題名有‘秦九韶，淳祐四年八月以通直郎到任，十一月丁母憂解官離任’；其一制幕題名，寶祐門，‘九韶爲沿江制置司參議官’。又癸辛雜識稱‘九韶秦、鳳間人，與吳履齋交尤稔，嘗知瓊州，數月罷歸，晚竄梅州以卒’。合此數書觀之，九韶生平仕宦蹤跡，略可觀矣。”玉縉案：張氏及陸氏藏書志、瞿氏目錄，並有舊鈔本十八卷，張氏有敘述九則，並載趙琦美手跋云：“會稽王應遴董父借閱鈔本而錄，予轉假錄之，原無目錄，予爲增入。”陸氏儀顧堂題跋云：“宋史藝文志不列其名，明文淵閣書目始著於錄，以永樂大典本參校，分卷不同，編次亦異，此則猶原本耳。題曰魯郡，著舊望也。案九韶秦、鳳間人，年十八，爲義兵首，後寓湖州，累官知瓊州，與吳履齋契合，爲賈似道所陷，謫梅州而卒，周密癸辛雜識敘其事甚詳，毀之者亦甚至，焦里堂力辨其誣。愚謂九韶既爲履齋所重，爲似道所惡，必非無恥之徒，能於舉世不談算法之時講求絕學，不可謂非豪傑之士。父季樞，寶慶中官潼川守，九韶隨侍，見四川石魚題字。其人乃貴公子，非土豪武夫，其爲義兵首也，當以故家世族爲衆所推，自序所云，‘際時狄患，歷歲遙塞，

不自意全於矢石間’者當在嘉熙二年，蒙古破興元府時，至淳祐七年，卻近十年，故曰荏苒十禩也。焦里堂謂爲義兵首不知何年？殆未細考耳。密以詞曲賞鑒遊賈似道之門，乃姜特立、廖瑩中、史達祖一流人物，其所著書，謗正人，而於侂冑、似道多怨詞，是非顛倒可知。觀九韶所作十系，洞達事機，言之成理，其於經世之學實有所得，惜宋季競尙空談，不能用其長耳。大典本題作數學九章，文淵閣目同，此作數書九章，豈明以後人所改歟？其續跋有同治烏程縣志跋，則云：“劉後村集卷八十一綴駁九韶知臨江軍狀，與癸辛雜識所言大略相同，周密與九韶同寓湖州，或有鄉里私怨，後村氣節文章名重當世，且見之奏駁，必非無影響者。”又云：“九韶，四川人，周密誤以爲秦鳳間人。”與前說異，當從四川人之說，標，普州安岳人也。顧廣圻思適齋集代夏方米是書序云：“敦夫太史校其家道古數書開雕，屬文燾爲之覆算，其題問與術草不相應，或術與草乖，甚且算數有誤，則當日成書後，未經親自覆勘耳。至綴術推星題，推五星逐度，用遞加遞減之法，揆日究微題，於節氣影差逐日不同，皆以平派求之，此則法有古今，弗可概論也。大衍求一術，向以爲即郭守敬曆源、李冶測圓海鏡之天元一法，及歐羅巴借根方法，今案借根方之兩邊加減，雖與天元一相消不同，而其術即天元一法，無待論矣。若大衍術，實非天元一法，未可以其有立天元一之語，遂以郭守敬及李冶所謂天元一者當之，潛學堂集亦言大衍術，與李敬齋自言得自洞淵者有異，不信然

乎？聞李尚之嘗謂孫子算經中三三數之五五數之七七數之一題，爲大衍求一術所自出，余謂道古自序實已自言之，何也？是書大旨，爲九章廣其用，如賦役章首題，答數至一百七十五條，每條步算之數至十餘位，而得數皆無不合，均貨推本題，方程而兼衰分，劉徽云：‘世人多以方程爲難’，道古此題，其難更何如矣。開方衍變，圖式備詳，足資後人參考，凡此皆大有功於九章者，自序乃云獨大衍術不載九章，其意以爲以各分數之奇零，求各分數之總數，九章無此法，而孫子有之，此九章後可以立法者，故隱以語人，使自得之也。試爲衍之，甲三乙五丙七爲元數，連環求等，皆得一不約，便以元數爲定母，以定母相乘，得一百五爲衍母，以各定母約衍母，得甲三十五，乙二十一，丙一十五，各爲衍數，滿定去衍，得奇甲二乙一丙一，以奇與定用大衍求乘率，仍得甲二乙一丙一，對乘衍數，得甲七十，乙二十一，丙一十五，爲各用數。次置三三數之賸二，以二乘七十，得一百四十，五五數之賸三，以三乘二十一，得六十三，七七數之賸二，以二乘一十五，得三十，五併所得，爲二百三十三，是爲總數。滿衍母倍數去之，餘二十三，卽所求數，凡所求數在衍母限內者，其數最小爲第一數，若大於此數者遞加一衍母數無不合者，或列各定爲母於右行，各立天元一爲子於左行，以母互乘子，亦得衍數，是反覆推之而其術乃瞭然也。作者之謂聖，述者之謂明，道古此術，其述而進於作乎？他如推求本息題各差，有反錐、方錐、蒺藜之名，少廣投胎術，卽益積之異名，是



必古有其名，而算數之書爲世所不經見者猶多也。”

### 測圓海鏡十二卷

元李冶撰，冶字鏡齋，欒城人，金末登進士，入元官翰林學士，事蹟具元史本傳。

案冶當作治，萬曆庚子武林書室蔣德盛刊敬齋古今，題李治著，施國祁禮耕堂叢說云：“後人不察，謬改其名，呼治爲冶。”繆氏藕香拾重刊本跋云：“考元王惲中堂紀事卷三、‘徵君李治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’，注，李仁卿，欒城人，前進士。金少中大夫程零碑，欒城李治題額，石本作治。又元遺山集寄庵碑，‘先君子男三人，長曰澈，方山抽分窠治官，次曰治，正大中收世科，徵仕郎高陵主簿，次曰滋。’兄澈弟滋，偏旁皆从水，則仁卿名治更無可疑”，施、繆說是也。

### 弧矢算術一卷

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。

陸氏儀顧堂題跋云：“弧矢算術二卷，嘉靖二十六年刊本，以文瀾閣傳鈔本互校，閣本圓徑圖後缺二葉，計七百餘字。假如周天徑一百二十一度七十五分二十五秒條，七十三秒七五爲下法，脫兩葉，計八百餘字。嘉靖距今三百餘年，四庫所收，已缺四葉，注明原缺，無從校補，無怪宋以前人著述十不存五耳。”

### 幾何原本六卷

歐几里得，未詳何時人？蓋亦集諸家之成。

案徐譯刻於萬曆丁未，又有幾何要法，崇禎辛未，艾儒略

譯述，又有幾何易簡集，康熙己未，鹿邑李子金合原本要法而爲之，其自序在隱山鄙事中，今原本已譯全，上海製造局有刊本。偉烈氏序云：“幾何之學，不知託始何國？或云埃及，或云巴庇倫，博考之士，稱其造自天竺，迄無定論。”而其序算學啓蒙云：“古時算學，希臘最盛，周之時，閉他臥拉、歐几里得、亞奇默德，漢之時，多祿某丟番都，皆傳希臘之學，然猶未明以十而進定位之理”云云，據此，則歐几里得爲周時人。朱一新無邪堂答問謂原本爲後人附益，非其初遂能如是，說亦近是，提要謂集諸家之成，非也。

## 天文算法類存目

### 星經二卷

是書卷數雖與隋志合，而多舉隋、唐州名，必非秦、漢間書也。

錢大昕養新錄云：“不知何人僞撰？大約采晉、隋二志成之，續漢書天文志注引星經五六百言，今本皆無之，是劉昭所見之星經久失其傳矣。”

### 步天歌七卷

陳振孫書錄解題曰：“步天歌一卷，未詳撰人？二十八舍歌也，三垣頌、五星凌犯賦附於後，或曰唐王希明撰，自號丹元子”，鄭翼謹案：以上爲晁氏語，提要誤。鄭樵通志天文略則曰：“隋有丹元子，隱者之流也，不知名氏？作步天歌，王希明纂漢、晉志以釋之，唐書誤以爲王希明。”案樵天文畧全采此歌，故

推之甚至，然丹元子爲隋人，不見他書，不知樵何所據？使果隋時所作，不應李淳風不知其人，隋書經籍志中竟不著錄，至唐書乃稱王希明也。疑以傳疑，闕所不知可矣。其書以紫微、太微、天市分上、中、下三元宮，仍以四方之星分屬二十八舍，皆以七字爲句，條理詳明，歷代傳爲佳本，本朝御製及欽定天文儀象諸書咸采錄之。復有專刻官本，考度繪圖，測驗星躔，一一脗合，此本圖度未工，句多增減，所注占語，亦未詳出自誰手？未爲善本。又唐志、文獻通考並稱一卷，而此本乃有七卷，其爲後人所竄亂審矣。鄭樵亦稱世有數本，不勝其譌，此或卽其一也。

錢大昕養新錄云：“古天文家未有以太微、天市配紫宮爲三垣者，太史公書，太微屬南宮，天市屬東宮，晉、隋二志，則分中外宮與二十八宿爲三列，而太微、天市雜敍於中宮之次，使丹元果隋人，則唐初李淳風修隋志，何不一述三垣之說乎？漁仲好異而無識，欲取鄙俚之歌，駕乎前志之上，所謂棄周鼎而寶康瓠者也。”葉廷琯吹網錄云：“東坡集有次丹元姚先生韻二首，又次秦少游韻贈姚安世七律，查注云：‘姚安世疑卽姚丹元’，又東坡寧極齋詩有云：‘願挂神虎冠，往卜飲馬鄰’，王注，引趙次公云：‘蘇州有飲馬橋，丹元子蓋蘇州人也。’”玉縉案：葉夢得避暑錄話云：“蘇子瞻喜言神仙，得姚丹元者，尤奇之，所作贈詩數十篇。姚本京師富人王氏子，不肖，爲父所逐，事建康觀一道士，得其方術丹藥，浮沈淮南，屢易姓名，子瞻不能辨也，後復其姓名王繹，崇寧間，進爲醫官。”同治蘇州府志

藝文四云：“據此，則丹元以神仙之說游公卿間，其爲步天歌庶幾近之”，惟姚旣爲京師富人子，則盧志園第以爲郡人，非是。

### 算法統宗十七卷

珠算之名，始見甄鸞周髀注，則北齊已有之，然所說與今頗異。梅文鼎謂起於元末明初，不知宋人三珠戲語，已有算盤珠之說，則是法盛行於宋矣。

南菁文鈔三集有楊冰中西算器考云：“梅徵君古算器考，及錢詹事十駕齋養新錄，及四庫提要，或謂珠算起於明初，或謂元代已有之，或謂已盛行於宋，紛紛辨論，莫衷一是。今考數術記遺之珠算，與今所用，初無差別，不過多一橫梁，上下各加一珠而已。夫位各五珠，上一下四，其法本於籌算，數究於九，已足用矣，所加二珠，實無大用，其爲後人所僂無疑。”

## 術 數 類 一

### 太玄經十卷

雄書本擬易而作，以家準卦，以首準象，以贊準爻，以測準象，以文準文言，以攬、瑩、規、圖、告準繫辭，以數準說卦，以衝準序卦，以錯準雜卦，全仿周易古本，經傳各自爲篇。望作注時，析玄首一篇，分冠八十一家之前，析玄測一篇，分繫七百二十九贊之下，始變其舊，至今仍之。又列釋文一卷，則不知何人附入？

姚鼐揚雄太玄目錄序云：“揚雄太玄，漢藝文志以爲十九

篇，今傳晉范望注本爲十卷，蓋雄本書爲八十一家，以擬易六十四卦，家有九贊，以擬易六爻。又爲八十一首以擬象傳，爲玄測以擬爻傳，爲玄衝、玄錯以擬雜卦傳，玄攢、玄瑩、玄挽、玄圖、玄告皆以擬易繫辭傳，玄數以擬說卦傳，玄文以擬文言傳，惟無擬象者耳。自范望分玄首冠贊之上，分玄測附贊之下，於是其本爲十九篇者亂矣。”又云：“太玄占法，用贊不用家，非如易之占兼用象也，故九贊有辭而家無辭。其八十一首乃擬象傳，非擬象也，自司馬光誤謂易有象，玄有首，政和中有許良肱者，遂別增首測一卷以擬大象，既復而無謂矣，後人不悟其失，反以良肱首測雜入雄所作八十一首之中，其謬益甚矣。”玉縉案：姚說多舛，謂玄無擬象尤謬，恐疑誤後學，特附辯之。又云：“釋文一卷，蓋范望之前已有爲之者，其後遞相益，今其中有引及唐韻者，陳振孫云：‘司封郎吳祕有太玄音義’，此其祕之爲歟？”玉縉案：此說可存參。胡作傳獨秀軒集書大玄經後云：“玄之爲書，其擬易則主中孚，其經由中而分爲天、地、人三才，由三才而分爲九州，由九州而分爲二十七部，由二十七部而分爲八十一首，由八十一首而分爲二百四十三表，由二百四十三表而分爲七百二十九贊。中者準易之太極也，三才者準易之兩儀也，九州者準易之四象也，二十七部者準易之八卦也，八十一首者準易之六十四卦也，二百四十三表者準易之象也，七百二十九贊者準易之三百八十四爻也。其易之生，法兩地之數，其玄之生，法參天之數，玄之體法易，而其贊又法洛書也。

玄經自中至增十三首，則配冬至、小寒、大寒、立春，自銳至事十四首，則配雨水、驚蟄、春分、清明，自更至應十三首，則配穀雨、立夏、小滿、芒種，自迎至昆十四首，則配夏至、小暑、大暑、立秋，自減至晦十三首，則配處暑、白露、秋分、寒露，自嘗至養十四首，則配霜降、立冬、小雪、大雪，每一贊管三日也，百二十贊則管三百六十日，餘九贊即四分度一日也，此又總以法爲準也。其旨總以明陰陽進退消長，言君子小人德則吉，逆則凶，其後玄摛、玄營、玄文、玄挽四篇，總申明玄經之義爾。即知玄文罔、直、蒙、會、冥，猶冬、春、夏、秋之義，故其文曰：‘罔者有之會也，直者文之素也，蒙者亡之主也，會者生之府也，冥者明之藏也。’其文法字句雖險奧艱隳，讀是經者，須通其大旨，不必拘拘字句可也。”玉縉案：此說與提要互異，姑錄之以備參考。陸氏儀顧堂續跋云：“太玄經十卷，說玄五篇，釋文一卷，太玄題‘晉范望字叔明解贊’，說玄題‘唐宰相王涯字廣津纂’，釋文注曰：‘自侯芭、虞翻、宋衷、陸績互相增損’，前有陸績述玄，版心有‘萬玉堂’三字，說玄後有‘右迪功郎’云云，‘張寔校勘’一行，明嘉靖甲申郝梁覆宋本。考熙寧本外臺祕要亦有張寔校勘銜名，與此同，則是本當從北宋本翻雕者。卷十後有無名氏跋云：‘宋衷解詁、陸績釋玄共爲一注，范望采二君之業折衷長短，或加新意，就成此注，仍將玄首一篇加經贊之上，玄測一篇附逐贊之末，餘自玄衝以至玄告九篇列爲四卷。三家義訓，互有得失，以待賢者詳而正焉。’”玉縉案：提要所據本有張

寔校勘，蓋卽是本，而謂釋文一卷不著名氏，若非見此注語者，實所不解？鄭樵以爲林瑀撰，自是一說，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疑卽吳祕音義，亦當參考也。吳氏拜經樓藏書題跋記明云萬玉堂本，而誤認爲宋本。張氏及丁氏藏書志，並有郝梁重刊本。

### 潛虛一卷附潛虛發微論一卷

朱子跋張氏潛虛圖亦曰：“范仲彪炳文家多藏司馬文正公遺墨，嘗示予潛虛別本，則其所闕之文甚多，問之云：‘溫公晚著此書，未竟而薨，故所傳止此。’近見泉州所刻，乃無一字之闕，始復驚疑，讀至數行乃釋然曰：‘此贗本也！’”其說與公武合。此本首尾完具，當卽朱子所謂泉州本，非光之舊。張敦實論凡十篇，據吳師道後序，則元時已附刻於後，今亦併存。

瞿氏目錄有影鈔宋本，云：“當時建陽、邵武俱有刻本，邵武惟闕繇辭，此迺泉州教授陳應行乞諸公曾孫溫陵守某，得家藏全本，合張氏發微論以刊者。云繇辭悉備，豈溫公後人所增入者歟？抑張氏作發微論時爲之補全耶？古人作一書，經後人拾遺訂墜者恆多，何獨於潛虛而議之也。後有應行跋。”據此，則張論附後，宋時已然，其駁朱子贗本之說亦頗有理。

### 皇極經世書十二卷

朱子語錄嘗謂“自易以後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”，又謂“康節易看了，都看別人的不得”，其推之甚至。然語錄又謂“易是卜筮之書，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，經世以十

二辟卦管十二會綑定時節，卻就中推吉凶消長，與易自不相干”，又謂“康節自是易外別傳”。蔡季通之數學，亦傳邵氏者也，而其子沈作洪範皇極內篇則曰：“以數爲象，則畸零而無用，太玄是也，以象爲數，則多耦而難通，經世是也。”是朱子師弟於此書，亦在然疑之間矣。明何瑋議其天以日月星辰變爲寒暑晝夜，地以水火土石變爲風雨露雷，涉於牽強。又議其乾不爲天而爲日，離不爲日而爲星，坤反爲水，坎反爲土，與伏羲之卦象大異，至近時黃宗炎、朱彝尊攻之尤力。夫以邵子之占驗如神，則此書似乎可信，而此書之取象配數，又往往實不可解？據王湜易學所言，則此書原不盡出於邵子，流傳既久，疑以傳疑可矣。

張惠言易圖條辨云：“朱子以爲‘自有易以來，更無先天圖說得齊整’，不知天地之道，無不奇零參差，卽如天地日月之行，何曾齊整，宋儒以齊整求易宜其失之千里也。蔡季通云：‘康節若做定是四公、八辟、十六侯、三十二卿、六十四大夫’，此言卻中齊整病處。”又云：“皇極經世，非言易之書也。何以知非言易之書？以其言日月、星辰、水火、土石知之，日月、星辰者，當乾、兌、離、震也，水火、土石者，當坤、艮、坎、巽也，則是日水定位，月火通氣，辰石相薄，星土不相射也，可乎？不可也，故曰經世非言易之書也。夫康節之數，一而二，二而四，四而八，如是而已者也，動而陰陽，靜而剛柔，陰陽、剛柔而太少，如是而已者也，是其於八卦也，謂之日月、星辰、水火、土石可也，謂之元會、運世、歲日、月時可也，謂之寒暑、晝夜、風雨、露雷可也，謂



之皇帝、王霸、易、詩、書、春秋亦可也，若易者，則乾、坤、艮、兌、震、巽、坎、離也，其象則天、地、山、澤、雷、風、水、火也，故曰經世非言易之書也。”玉縉案：張氏又辨其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，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，及四象生天地諸說爲皆不可通，文繁不具錄。

### 皇極經世索隱二卷

始末不甚可考，其進所著易說七種表，稱“自成都府路提轄司幹辦公事巧祠而歸”。玉海稱“乾道二年六月，以行成進易可採，除直徽猷閣”，汪應辰玉山集有“論鄧深按知潼川府張行成狀”，殆由直閣出守歟？

案行成紹興二年進士，官至潼川府，陸氏儀顧堂續跋影宋易通變跋，據宋史譙定傳、繫年要錄、魏鶴山集諸書考其本末甚詳。易說七種者，述衍十八卷，翼玄十二卷，玄包數義三卷，潛虛衍義十六卷，觀物外篇衍義九卷，通變四十卷，及此書二卷也。提要祇收四種，又存目一種。

### 觀物篇解五卷附皇極經世解起數訣一卷

泌字子涇，鄱陽人，自號觀物老人，書首署銜稱“承直郎”，稱“江、淮、荆、浙、福建、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司幹辦公事”，而起數訣內又自署“提領所幹辦公事”，不知其終於何官也？案朱彝尊經義考有泌所撰皇極經世鈐十二卷，此本題作觀物篇解，又止五卷，與彝尊所記目次不合，而別載泌自序一篇，所陳大旨又頗與此本義例相近，或一書兩名而後人合併之歟？

陸氏儀顧堂題跋皇極經世觀物篇解跋云：“皇極經世觀物